

嘉靖板通鑑綱目



庫文閣内
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66
冊數	57 (7)
函號	283 3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

漢書文庫

起乙酉漢景帝元年盡元十四年
庚午漢武帝元鼎六年

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

宗今郡國立太宗廟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成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本紀作天子宜世世獻郡國宜各立廟
世獻郡國宜各立廟
太宗廟制曰可
載說文云宗廟大名
羨獻犬肥者以獻
正崇
天子世世獻本紀作天子宜世世獻今按此但言祭獻不必指獻犬也

春正月詔聽民徙寬大地

詔曰郡國或饒隘無所農桑或饒廣水泉利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夏赦○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

漢書文庫

一

書法 復者何嘗除也文帝除之至景帝而復收非得已也然止收半租則賜民半租矣自是遂為常制是歲賜半租自帝始也書曰復收與魏徵綿麻稅書復者異矣梁戊戌年

○減答法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答五百者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答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

以張歐為廷尉

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入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為官屬亦不敢大欺 **集覽** 張史記張叔者名歐正義曰歐於友反索隱曰鳥後反漢書注歐名驅有此異耳治刑名家索隱曰劉向別錄云申子之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正義曰刑名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一統志云張歐沛人

晉懷以後不書史缺也

災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書法

書災惑感始此終綱目書災惑五年晉懷帝求帝癸亥年○月食不書書出北辰何月有常道錯行至此大異也自是書月亦書月貫天廷中帝之世三始元年唐肅宗乾元二年○歲星不書此其書何記

大異也終綱目書歲星一而巳

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孝王名武乃文帝第三子嘗皇弟之弟生文帝三年武為太子三年從封國王

梁孝王以賣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之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雅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三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每朝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留或半歲梁侍中郎謂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上嘗與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

亥丁

王王辭謝雖知非至意然心內喜營事實嬰引危酒進
 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
 傳梁王太后因此憎嬰嬰因病免
 太后除嬰門籍梁王以此益驕
 故取以資肥饒之地睢陽地理志周之宋國也武王封
 微子於宋即此漢置梁國隋改宋州今歸德府是括地
 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十里外城中本漢睢陽縣
 景帝時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旃而後下和之稱睢陽曲
 著籍著竹畧反置也籍名簿也今梁國之侍中郎官謁
 者著籍其名於門籍通引出入也又詳見宣帝地節三
 年通籍一統志云睢陽漢之縣名屬梁國隋置宋州
 州後為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為
 南京應天府治宋城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
 元因之本朝降為州以
 睢陽縣省入屬開封府

春正月赦○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

發

景帝即位總三年爾李彗兩霓災或歲星之變
 紛紛見於史冊至是又書長星出西方洛陽東

宮災未幾果有七國之亂漢幾不保帝豈有奸政運
 令以于天地之和者乎寬仁恭儉家法未改而天變
 若此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
 厲鬼景帝失德未形特以忌刻少恩而變異應之捷
 如影響然則人君一念之間所繫若此觀之綱目之
 所書則知微之顯誠之不可辨也如是可不謹諸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雋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

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

夫翳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戊自殺

初孝文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繫治驗問吳
 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文帝復問之對
 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
 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然
 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有問茂材
 賞賜間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
 者四十餘年翳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

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
誅文帝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誘天下亡
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
削其反遲禍大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
嬰爭之錯入言楚趙有罪皆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其六
縣方議削吳王恐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
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
皆許諾○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
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
每為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馬穆生退曰可以
斯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
疾卧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
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志道
也志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胥靡之衣之緒衣使雅
壽於市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起兵殺漢使
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主
吾趙相建德內史悍皆諫被殺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

齊王名
將國

趙主魏登里魏國
之系封于武子大里
已里武子武子魏
登里城名後以里
如早區從北陽

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膠東
菑川齊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往其西界北使
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萬聞東越亦發兵
從起廣陵西涉淮并楚兵遺諸侯書罪狀錯欲合兵
誅之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初
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至
是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鄴
寄擊趙繫布擊齊竇嬰也榮陽監齊趙兵初錯更令三
十章諸侯謹誦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
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
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
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
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
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
盎不善未嘗同堂語至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
錢專為說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人
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
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上方與錯調兵食問之盎對曰
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
白頭舉事何以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謂

齊王名

漢書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五

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
反矣上曰計安在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
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
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
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
天下乃拜盜為太常密裝治行令丞相廷尉劾奏錯不
稱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與吳無臣子
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
斬東市乃使盜使吳謂者僕射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
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
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
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
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盜至吳吳欲
劫使將盜得間脫亡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
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誅亞夫曰
吳王素富懷輯死之久矣知將軍具行心置間人於殺

灑院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
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
謝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知其計至洛陽
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榮陽以東無
足憂者使吏搜殺滎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而
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
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
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饗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為將軍羽
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頰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
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
至帳下亞夫堅壁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
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
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
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
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
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
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屬人入亦
且反王柰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
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去
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

漢書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六

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

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

屬膠州膠州理膠西縣膠東王雄渠高密縣案高密王

子故白石侯立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

在今登州膠水縣東六十里故曰膠東齊悼惠王

孫齊悼惠王子故武成侯立十一年反都齊郡劇縣屬

菑川菑川隋置淄州今盤陽是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

州壽光南三十里濟南王辟光辟音璧高帝孫齊悼惠

王子故初侯立十一年反都濟南括地志云濟南故城

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里楚王戊高帝弟楚王交孫

嗣二十一年反都彭城王遂高帝孫幽王友子嗣二

十六年反都邯鄲爭行棊之路博局猶今言棊繫

提殺之徐廣曰提徒計反史記周勃世家太后以昌黎

提文帝索隱曰服虔云提音弟或作帝非也蕭該音底

提鄴也案蕭音為得之使人為秋請史記吳王濞傳注

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索隱曰請

音淨謂濞不得行人為不當見盡下之私章也曰知臣下陰

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章也曰知臣下陰

私使憂患生變為不詳故當赦宥使自無也索隱曰此

語見韓子及文子余今見列子說符篇曰晉國苦盜有

鄰雍者能識盜之貌而得其情俄而群盜盜而伐之晉

侯大駭告趙文子曰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

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

用之卒踐更輒與平賈更戍兵也如淳曰更有三品古

者正卒無常入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

得雇更富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戍更記曰

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雖丞相

子亦在調不可人人自行又行者不可三日便還因一

漢書卷之四十四

漢書卷之四十四

七

捕之公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予也庶孽詩詁
曰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孽也
罪之女沒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木既伐而
生枿也枿與孽通音牙葛反申公魯人史記儒林傳言

詩於魯則申培公韋昭曰培申公之名音扶尤反浮丘
伯齊人浮丘復姓伯名也索隱曰呂后時浮丘伯在長
安申公與元王子劉郢俱卒學也雅春於市史昭釋文
曰正身春之曰雅春案本傳作杵白確春於市注為木
杵而以手春今謂步白者耳閩東越史記東越傳注韋
昭曰閩者東越別名也又閩越注見惠帝三年罪狀鼂
錯狀形容之也其書形狀鼂錯之罪猶莊子自狀其過
也破梁棘壁梁謂梁國案大梁今陳留浚儀是古汴州
也漢文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後徙睢陽改曰梁國
即宋州也今歸德是棘壁城名屬梁國索隱曰案春秋
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蓋即棘
壁也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西南七十里永
史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顏
至前口對狀不用奏章則至主上前口對說也豪傑白
頭淮南子曰智過百人曰豪才過萬人曰傑史記田敬
仲完世家蘇代為齊謂秦王曰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
積智欲離齊秦之交擅適諸侯商與通通責也鄧公漢
書作鄧先孔文祥曰姓鄧名先道軍所來如淳曰道漢
從吳軍處所來也讚曰道由也劉輕劉匹反亦輕也

輕去聲不持重也乘六乘傳漢書呂后崩大臣召代王
代王乘六乘傳至長安注如淳曰急者乘一馬曰乘一
乘傳張晏曰乘六乘傳蓋備漢朝有變欲急馳還故乘
傳車六乘也又乘傳注見高帝五年間人問居菟反師
古曰謂伏兵也殺通並注見光武建武三年監田注見
周赧王三年武關注同上四年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
以藏兵器擊鳴鼓荀子富國篇必將擗大鍾擊鳴鼓以
塞其耳注大作金革之聲也楚辭九歌國蕩篇援玉抱
兮擊鳴鼓注援抱擊鼓言志愈厲而氣愈盛也淮泗口
在今淮安州北樂史寰宇記云今公路浦即淮口也袁
術過此因改名焉水經注淮水在山陽北五里淮水之
會即城角也左右兩川夾翼二水以入即泗口也自鼂
山北紫迴楚城東入于海正誤公共禁弗尋今按公如
敖倉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御史大夫大夫則丞史乃御史大
謂丞史曰今按鼂錯時為御史大夫夫有兩丞侍御史十
夫之丞及史也漢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侍御史十
五人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今按豪傑二字當屬上文
為句白頭二字屬下文言員王白頭舉事吳王時年六
十二集覽引史記似以為指中國白頭之士舉
事誤矣道軍所來今按臣贊曰道由也去聲
啓實統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三
漢書卷之六十三

志云是漢之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膠西漢之國名治高密縣後改為高密國東漢國除以縣屬北海郡晉屬萊州府膠東漢之國名治即墨縣東漢本朝因之改為萊州府復置即墨縣即墨縣即今治元屬膠州本朝因之治屬北海國晉屬濟北國北齊省隋後於不其故城東北二十七里復置即墨縣即墨縣即今治元屬膠州本朝因之治屬萊州府復置即墨縣即墨縣即今治元屬膠州漢國除縣尋省之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濟南漢之國名治歷城縣後改為濟南郡東漢仍為國俱治東平陵改為齊州兼置濟南郡隋初罷郡存州後改為齊州唐復改為齊州天寶初改為臨淄郡尋改為濟南郡乾元初復為齊州宋隆初改為興德軍又改為濟南府金郡之元改為濟南府本朝復改為濟南府為山東道治所仍隸焉楚漢之國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越趙治平棘北齊置趙州隋置麟州後改為趙州大業初改趙郡仍治平棘唐復為趙州宋置慶源軍宣和初陞慶源府初改趙郡後復為趙州宋置慶源軍宣和初陞慶源府金仍改趙州後復改為沃州元復為趙州屬真定路本

朝以平棘縣省入屬真定府漢之國名治碭縣後遷治睢陽縣東漢國除晉改為碭郡隋置宋州改縣曰宋城大業初改州曰梁郡唐初為宋州後為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為南京應天府治宋城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本朝降為州以睢陽縣省入仍屬開封府棘壁即大棘城在開封府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左傳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即此越即東越國注見惠帝三年發明漢為逆已久特因鼂錯而發爾然使錯徐為之書錯死於七國反之下以見禍變之興由錯而發然則書殺而不善去官何哉錯之為謀雖曰失於輕舉要之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己計也景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為國謀慮者哉世儒論錯或以為忠或以為愚其說不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見殺較然甚明後之論錯者要當以是為的

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濞齊王將閭及卬遂皆自殺椎渠

印膠王
道趙王
作膠東王
賢苗川王
辟光濟南王

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

吳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人殺之云王之圍臨菑
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
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
重三國將與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
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
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齊初圍急
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
下而樂布等兵至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有謀欲伐之
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王卬亦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
皆伏誅嚮寄攻趙七月不下樂布遷并兵引水灌之王
遂自殺帝以齊迫劫有謀非其辜也召立其太子壽
此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攬為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
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
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雖墜
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
吳必先歷齊甲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
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
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

力也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
竊料之能歷西山經長樂熱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
王耳上全亡國下安百姓德淪骨髓恩加無窮願大
王留意詳惟之孝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集

覽度淮度與渡通濟也風俗通云淮朝在唐州東二十
而踰流至揚徐間始大禹貢蔡氏傳曰水經注淮水出
南陽平氏縣昭簪山北過桐柏山東南入海今唐州有
桐柏縣走丹徒去聲疾趨也春秋齊相慶封奔吳吳
子朱方之地吳地既去朱方秦改曰丹徒地理志會稽
有丹徒縣括地志故城在今潤州丹徒縣東路中大夫
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史失其名故言姓及官也顧氏
案路氏譜云中大夫名卬若反言若汝也三國特謂路
中大夫云汝可反說漢已破了齊趣下三國越音促趣
下猶言急降公孫攬公孫復姓攬名也音厥縛反見情
實句絕見形旬反露也先歷齊歷謂歷下在齊州韓信
伐齊至歷下即此案齊州今濟南是有歷城縣畢濟北
畢了也濟北注見漢王劉邦元年招燕趙招音翹舉也
漢之燕國今燕京是漢之趙國今趙州是歷西山歷過
也史記秦文公葬西山注皇甫謐曰西山在隴西郡西

縣括地志云漢之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經長樂索隱曰徑舊音經廣雅云經斜過也長樂宮本秦興樂宮也

在雍州櫟陽縣正誤先歷齊今按歷經過也齊而盡皆舉國名不應獨舉歷下之地畢濟北齊曰齊北曰燕趙收濟北之地也正誤今按漢都長安自梁視之在西故大槩言西也西謂西方之山也顏師古注穀

及華山也若西縣西則過長安矣非也

質實云一統志名在南陽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即禹貢導淮自桐柏者天下有四瀆此其一也今桐柏支罔有水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府信陽縣東流會沂泗入于海舟徒漢之縣名屬會稽郡後屬吳都三國吳改武進縣晉復為舟徒置毘陵郡宋為南徐州治所隋省入延陵縣唐復置屬潤州宋元屬鎮江路本朝因之屬鎮江府蘇漢之國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幽州長樂宮名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八里漢高帝建內有東朝及宣德通光高

書

越者何東越也吳王之反東越嘗發兵從矣不書書誅滯何越之從吳蓋脅從也綱目不治夷

狄故畧之書誅滯勸及正也。齊王不書反矣其書自殺何齊王背約城守則亦非迷而不復者綱目不絕人於善不書反不使夷於七國也然其目殺則與印遂並書之所以微著其情以為不謀始者之戒也

發明七國書反齊初不與又以不從吳楚之故見圍約齊齊已許諾則是始謀與之同矣後雖背約城守未幾圍急又復陰與同謀則是始終同逆夫復何詞不然綱目當特筆以明其無罪又可與印遂同月語哉

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立楚元王子禮

為楚王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質實淮陽國名注見

年陳州汝南國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江都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欲續吳楚太后曰吳王首為亂奈何續其後許立楚後乃立禮

子戊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

集覽 復置關用傳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今復置用之

以七國反 ○夏四月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赦

○冬十月晦日食

考異

按太初以前皆以冬十月為歲首此年先書春夏錯簡也

書法

漢自太初以前皆建亥也是年及中四年先書春夏後書冬班史並同史記是年同中四年元

冬後二年亦先書正月後書十月

○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

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為

真信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

山集覽 衡山地理志安國六縣漢高別為衡山國武帝

肥縣漢立廬江國 質實 縣一統志云衡山漢初國名治六

唐改廬州宋因之 質實 縣後改為六安縣隋改霍山縣唐置

為盛唐縣屬廬江郡晉改為六安縣隋改霍山縣唐置

霍州復廢州改霍山為盛唐縣五代晉改來化縣後復

為盛唐縣宋為六安縣政和中陞六安軍初屬壽春府

後屬安豐軍元為六安州屬廬州路 本朝以六安縣

伍巳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募民徙居之

考證

五年當書於赦之下冬十月之

上賜為衡山

集覽

作陽陵邑陽陵本弋陽也今改作陽陵索隱曰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世

王下接春正月 集覽 陵索隱曰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世

家趙肅侯十五年 集覽 陵索隱曰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世

地志云陽陵邑在雍州咸陽東三十里 質實 陽陵在西

安府高陵縣 質實 陽陵在西

西南三十里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書法

高帝九年取家人子為長公主嫁單于不書書和親此其書公主何重帝子也自帝制有此舉

繼是不可勝書矣故先是再和親不書元年二年二年必

嫁公主而後書書公主嫁夷狄自景帝始終綱目書

公主嫁夷狄九年唐貞觀十五年乾元元年貞元四年長慶

年十九年唐貞觀十五年乾元元年貞元四年長慶

元年貞觀新興公主書許昏不與焉十六年書宗室女嫁夷狄二漢元封六年唐中和三年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質實

廣川國名注見秦世二年信都

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書法 綱目書雷十而書冬雷者七詳惠帝五年書霖雨六而書大者二詳秦二世二年舍是無書大

霖雨者矣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考異

按景帝即位以來不書立皇后薄氏蓋漏

書法 廢辭有二書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皇后某氏廢有罪之辭也綱目書廢皇后自景帝始終

綱目書廢后十七薄氏成帝許氏平帝廢孝成孝哀后光武郭氏桓帝廢靈帝宋氏魏司馬師廢張氏

晉趙王倫廢賈氏穎廢羊氏張方再廢羊氏魏文帝馮氏魏乙弗氏齊斛律氏唐高宗王氏玄宗王成五

代蜀高氏而為臣所廢者三魏張氏晉賈氏羊氏書后廢三武帝陳氏宣帝霍氏和帝陰氏

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卜

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

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譏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

之王夫人知帝憚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

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悲恨而死

音匹消反長公主之名也景帝之妹魚栗姬徐廣曰燕與街通漢書作街注街恨也

帝更名大行令又改大行為行入武帝更名大鴻臚復有大行令韋昭曰大行令鴻臚屬

官也應劭曰掌郊朝行禮讚九賓書法 前書趙君廢其太子章矣於是再見終綱目

錄

發明 四年夏書立于榮為皇太子至是已閱四載未聞其有失德何為遽廢之哉景帝忘刻於斯可見書廢而不書有罪則見廢之不以其理為可知止書廢后薄氏其義亦然

是月晦日食○春丞相青兔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以

郅都為中尉

始都為中尉

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殺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

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買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宗廟

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行法不避

責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書法 中尉未有書者至景帝始書則郅都審成其

中元年夏四月赦○地震○衡山原都雨雹

大者尺八寸

書法 前書衡山雨雹矣至是復書皆帝世也於是

元封三年有如益者焉成帝何平二年無有大於此

者矣

二年春三月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孺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王

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到都禁吏不于竇嬰使人間與

之王既為書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殺之

也中書漢書注中都殺之也臨江國各注見獻

書法 下吏之辭有三下某吏徵其下吏無罪之辭也

其以罪下吏有罪之辭也其下吏薄乎云爾之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孺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到都禁吏不于竇嬰使人間與之王既為書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殺之也中書漢書注中都殺之也臨江國各注見獻也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孺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到都禁吏不于竇嬰使人間與之王既為書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殺之也中書漢書注中都殺之也臨江國各注見獻也

辭也榮坐侵廟墻垣則其以無罪書何榮以謬發其
所坐往往吹毛之辭耳而使自殺綱目之所於世終
綱目書徵下獄六臨江王班勇朱穆反顛覆王允
皆無罪之辭也
九詳秦二世二年
捕下獄一李膺下其使下其獄十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秋九月晦日食。○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
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
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官車晏駕用梁王為繼
帝詭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
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
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
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遂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
接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主辱
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
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詠邪臣浮議犯上

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泣泣
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
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
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
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
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言毋竟梁事太后
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
者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是以
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
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
田叔等遂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
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
事為問也今梁王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羊勝公孫
食不甘味則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羊勝公孫詭之屬
謁太后曰梁王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羊勝公孫詭之屬
耳謹已伏誅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
因上書請朝至關乘布車從兩騎伏斧質於闕下謝罪
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
以田叔為賢
擢為魯相

集覽

居正何休學云明脩法守正最計之

要者也疏云君子之人其適子君正不勞違禮而讓
庶也死而讓開爭原也天后議格史記梁孝王世家注
如淳曰格謂歧閣不得行張晏曰格止也蘇林曰格音
閣歧音紀天子意梁索隱曰意疑梁王使人刺之詠邪
臣浮說一作詠於邪說詠或作休如淳曰見誘休也音
成今俗云相護休長君弟長君稱皇后兄弟王信也弟田
蚡也有痺寰宇記舜封象於有痺後世以道州為有痺
之國國始封今失其地漢書鄒陽傳作有卑帝王世紀
作有鼻唐通典作有鼻柳宗元寄薛伯高刺道州斥鼻
亭神事亦以痺為鼻括地志云今鼻亭神在道縣北六
十里王隱晉書云大泉陵縣北部有鼻墟乘布車降
服而自此喪人伏斧質注見秦二世三年伏斧質降
誤長君弟今按蚡雖王信異父弟時未甚得幸此指王
幸後宮天下無有質實一統志云袁盎楚人有鼻墟名
可見其非蚡也
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岸絕激非人跡可
歷去所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於有痺蓋此地
言法 袁盎何奉常也然則局為薄之不書官薄梁罪也殺
天子之議臣則局為薄之不以失刑病帝也其

不以病帝何武太后所愛至為深泣不食則帝誠有
所不忍矣帝素刻薄者於是而天理之以油然固不
得以失刑病之也是故以失刑病其君則雖袁盎不書官
書爵文帝三年不以失刑病其君則雖袁盎不書官
綱目之權
衡審矣

發明 袁盎天子之議臣梁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為
其惡驕而至此獨非景帝之
過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夏四月地震○旱

禁酤酒集覽

書法 禁酒古也行之旱宜矣終綱目書大旱三十八
六年書大饑二十八而書恤旱之政十有二詳文帝後
晉元帝大興二年唐太宗貞觀三年憲宗元和四年
世主之以災為玩者多矣書酒禁始此終綱目書酒
禁四是以年晉元帝大興四年宋乙亥年宋戊戌年書

漢書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三年冬十一月
癸酉八月十日
甲午八月十日
甲午八月十日
甲午八月十日
甲午八月十日
甲午八月十日

通鑑卷之第...

開禁二景帝後元元年未乙巳年晉孝武
大元八年書初開酒禁不書始禁蓋推也

立子乘為清河王質實清河國名注見
帝玄更始二年○秋九月蝗○

有星孛于西北○是月晦日食○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
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
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然然而
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
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
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以劉舍為丞相

四年夏蝗○冬十月日食考異夏蝗當在日食下與
四年同亦錯簡也

五年夏立子舜為常山王考證五年當書於夏蝗之下冬
十月之上○日食下接夏

立子舜○謹按秦始皇鄒鄒街五運之說周火德從所不
勝為水德改元朝賀皆用冬七月朔提要書曰以十月為

首著其實邪歷漢高帝至孝武百十有餘年皆因之
不變大初元年始用夏正而前此二年豈得獨書冬十月
事於上年夏秋之後乎蓋因司馬公雋文之誤而
提要未經更定呂成公大事記亦及之今當改正○六月

赦○大水○秋八月未央宮東闕災

書法文帝之世未央東闕書
災矣七年於是再書

○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
獄疑若無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文致於法注見宣帝地節三年文致之罪人心不厭者
輒讞之顏師古曰厭一贍友不厭不服也讞魚列反平
也議正誤

地震

六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丁酉

王上疏欲留上不許
王歸國意忽忽不樂

改諸官名

奉常曰太常廷尉曰大理
典客曰大行令

春二月郊五時

集覽

郊五時古者天子親祀上帝於郊因以名祭時音止封土積高之所以祭

天地五帝之基址正義曰時止也神靈之所依止或音市
封禪書雍四時上帝為尊索隱曰雍有五時而言四者顧
氏以為無下文上帝為五非也案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
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間而作鄜時
皆非雍也至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渭南祠青帝
靈公作吳陽上時祀黃帝下時祀炎帝獻公以得金瑞作
畦時探陽祠白帝是為四時漢高曰天有五
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遂作北時祠黑帝

三月雨雪

書法

三月雪記異也書雪始此終綱月書冬雪一元
帝建昭二年書正月雪一宋辛丑年書二月雪
一莽丙子年書三月雪四月雪二成帝建

始四年陽朔四年而書大者九三武帝
元鼎二年元帝建昭二年莽丙子年

夏四月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
為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
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
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
齊東國名注見獸帝與平元年東平山陽國名注
見成帝河平二年齊陰國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更減答法定筆令

既減答法答者猶不全乃更減答三百曰二百答二百
曰一百又定筆令筆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
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鬻畢一罪乃更人自是
答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書法更減何易輕刑也前書減答法於是書更減重
予之也終綱目再書而已矣書筆令二
是年唐

宣宗大
中七年

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集覽白馬將將之乘白馬者

秋七月晦日食以寧成為中尉

自鄧都死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寧成為中尉尉其治效鄧都其庶不如然宗室豪傑人人惴恐

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歡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書法

前書召獄疑者讞之繼書更減答法定讞令雖天資刻深而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

三月赦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

書法於是禁六年矣

地震

震凡二十一日晉實上庸縣名注見

丞相舍免秋七月晦日食

景帝即位十有六年日食者八而又有日赤日紫之異西漢日食之數莫如帝世者矣

八月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

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攝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

之故上亦寵任焉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
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
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
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不疑南陽人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觥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
不平顧謂尚書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
夫免冠謝上曰起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
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
葬者為人告事運汗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
請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集覽 尚席索隱曰案與
掌武帳帷幔此非不足君所孟康曰設裁無箸者此非
不足滿於君所乎無恨也如淳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非
也偶失之耳上工官尚方如淳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非
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如淳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非
工作御刀劍
諸好器物

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書 書地震多矣未有書動者動者何動而止也
震一而巳矣
動一而已矣

○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

以歲不
登故也

夏四月詔戒二千石脩職事

贊 二千石注見宣帝也

詔曰雖文刻縷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善女工者也農
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
亡非為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
天下先不受獻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桑有畜
積以備災害疆母饑弱衆母暴寡若蒼以壽終勿孤得
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各安在或詐偽為盜
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
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
丞相以聞
集覽 纂組許慎曰纂赤組也應劭曰組今綴
請其罪

此謂不進乎

夫在是事時以帝皇信見
但及白收降王之封皆皇帝
也他事下徹死夫封無功
自以先帝之法抑其功
臣臣以望為臣不忠之心
誠望相之則以事也
世夫爭之矣且故是帝
非之者初信也為史者宜
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
此之守守節不進乎

賈之交易漁奪言括克其民若漁緝然侵牟年食苗根
蠱也侵牟食民比之年賊姦法與盜盜姦欺也漢書作
奸在音干犯也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耗亂食貨志官
職耗發頽師古曰耗莫報反亂也荀子多而亂曰耗

詔訾筭四得官

詔曰今訾筭十以上廼得官庶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懲之訾筭四得官亡令庶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集覽

訾筭亡應劭曰十筭
十萬也訾與貲同

秋大旱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

九五

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集覽

天官書衡太微三光之廷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也正義
曰太微宮恒十星在翼參之也天子之宮五星之坐天廷

索隱曰即龍星右角也石氏星傳
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右角曰天廷

書法

日月赤凡五日大異也踰月而日復如紫月貫
天廷又有五星逆守太微之變乾象莫大於七
政咎徵並見曾不吹月變執大焉未幾而國有大喪
變不虛生信矣哉日月赤日如紫終綱目各一書而
矣已

發明

景帝自三年平七國後至此凡十二年間書日
食七也震四星字蝗各二雨雹冬雷大霖兩大
水春雨雪東關災秋大旱皆一見是年所書日月皆
赤等災尤為可畏帝非有甚失德也特以忌刻少恩
故爾鼂錯以忠謀殺皇后太子以無罪發丞相亞夫
以守正不阿死此皆非小故也上天變異夫豈適然
惟合先後所書而考之則帝之得失
察然可知人主其無曰天道遠云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不可食寒不可衣間
歲或不登意為未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

漢書卷之四

金珠玉者坐賦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集覽 間歲間
猶言近

帝崩太子徹即位

六年十

書法

賀善贊曰景帝之資素號刻深以所書考之殺

發見者也然觀其從田叔之言置眾事於不問亦庶

子蓋未嘗
深絕之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二月葬陽陵

質實

陽陵注
五年
周固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

休息至于孝文加之少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
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又
曰漢初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乃為
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乃為
人不得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
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
吏量吏祿十萬石以賦於民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
歲不過數十萬石以賦於民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
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庶街巷有馬乘字此者猶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
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
犯法先義而後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爭
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爭
于奢後靡外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
內窮侈矣帝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不
之也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行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
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

通鑑綱目卷之第...

誅賞肆行緩急則端慄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
 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
 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僭
 絀申屠嘉戮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缺其視文
 帝益相濼矣豈可與節儉愛民一事克遵**集覽**周密禁防如
 前業耳夫豈可與節儉愛民一事克遵**集覽**周密禁防如
 文法深峻也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言
 當時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漢書作醇駟注
 醇與純通一色也駟或作梓諡也齊民平準書注和淳
 曰齊等無有貴賤故曰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被聲
 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被聲
 教齊整之人也唐太宗曰百萬之屬可化為齊民注齊
 民平民也記王制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其法計口授
 田初無貧富不內之患故曰齊民言民業均齊也無職
 蓋食貨志注蘇林曰無物可蓋藏也月令孟冬命百官
 謹蓋藏注府庫困倉有藏物也藏才浪反又如字唐百
 官志考功法曰謹如蓋藏注蓋胡獵反字批畜母也案
 平準書注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批馬間其間則相
 踈鬻故斥不得聚會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
 不數遷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姓

丑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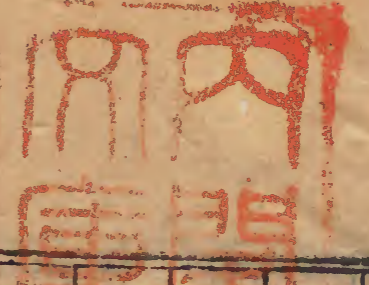
以官名為姓氏如淳曰倉氏庾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犯法重難也武斷於鄉曲平準書注索隱曰鄉曲
 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戰國秦策出
 婦嫁鄉曲者注高誘曰曲者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爭
 子奢侈于字疑設一本作爭事**正義**重犯法今按不
 狂數任用也數謂習數術數**正義**肯輕易犯法也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考異**按歲年例曰正統於橫行
 某年據此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八年字皆當易以冬十月舉
 白字後凡正統謚號年號皆當易以白字為是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
 張之言者皆罷之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
 對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之
 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
 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
 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在勉強也

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遷至而立有功效者也道者所
 繇適於治之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皆具也故聖王已設而
 子孫長久安寧而惡危亡然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
 莫不欲安存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致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
 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致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
 衰於幽厲非道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
 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與上天祐
 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風喪不懈行善之
 所致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
 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有治亂之欲也堯舜行
 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於陽也陰
 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者在陰
 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小者在陽是以陰居大者
 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今廢先王之德教之官獨任
 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
 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
 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祥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
 不能止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不立而萬民
 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
 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
 至秦滅先聖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
 十有四年而亡然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
 人民頑嚚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
 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
 政而不行其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
 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天下以
 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
 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
 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周圖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

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周圖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



文獻通考卷之四百四十五

古

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
道，以貪狼為俗，誅各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
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效，有君
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是以刑者，其
衆死，死者相望，而功不益，俗不化，使然也。今陛下并天下，
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陛下知治，心未加焉。曾子曰：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
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
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下風寤，晨興務以求賢，亦
堯舜之用也。則心也。而未有獲者，陛下不素厲也。夫不素
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
學，太學之賢，皆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
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
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
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
不稱陛下之意，是以前陰陽錯繆，氣充孤弱，冤苦失職，其
民未濟也。夫長吏多出於郡中，郡吏二千石，子孫選
為，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難累日，不難於小官，賢
材雖未久，不善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官，
而以趨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其積，久以致官，是以廉
恥，買亂，賢不肖混，故未得其真也。臣愚以謂使諸列侯
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
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
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
母，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
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
而立道，亦溥愛而仁私，春者，天之德，所以生也。仁者，君之
所以愛也。夏者，天之刑，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
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罰也。孔子作春秋，上
所幾，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辨，惡怪異之於今，故春秋之
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見人受天之為，其美惡之極，乃
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貨，僕之謂性，非教化不成。人欲
文，謂情，情非制度不行。節是故王著上謹於承天意，以順
命也。下務明教化，以成性也。王著法度之宜，別上下之
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

命也。下務明教化，以成性也。王著法度之宜，別上下之
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

然異於羣生入則有父子兄弟之親有文以相接驩然有
 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聚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
 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
 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
 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
 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
 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澤非一日而顯也
 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
 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
 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知也此害莫之所以得令名而
 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
 道道者萬世故政有既而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
 不起之憂故政有既而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
 矣三王之政故政有既而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
 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夏尚忠殷
 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統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
 一貫亡探敵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

夏之忠者失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
 今壘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
 卷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
 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
 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未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
 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學此民之所以置置苦不足也身
 寵而載高位家溢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侮民
 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寢以窮富者
 奢侈羨益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
 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
 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無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
 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
 秋大一統者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
 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
 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
 而去其可明民之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
 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第四 七

政者請皆罷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
 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帝元素
 驕好勇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
 與大夫世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
 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
 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
 之况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蓋稱五伯為其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
 曰善後公孫弘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為從
 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九縱姿數害吏二千石言
 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
 皆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
 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
 法程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
 所以度越諸子也與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
 象

集覽

還至還讀曰旋頤罷左傳心不則道義之經為
 頤口不道忠信之言為罷材諸位隨其材而授
 之位圖秦獄各因令之使聆也園語之使悟也申韓
 之說申不害者故鄭之賤臣韓非者韓之諸公子皆善

刑名法術之學揚子問道篇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
 狠狠性貪故謂貪為貪狼誅名誅責也與姦為市小吏
 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敝者道之失願
 師古曰言有敝非道由失道故有敝也敝用夏之忠願
 至極也京父曰或讀致屬上句非乎之齒者去其角類
 師古曰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羅壁
 曰參之頭角實然案論書角字注刀下用音推頭骨上
 出也兩點下用音鹿字崔倕字注刀下用音推頭骨上
 余案詩行露篇誰謂雀無角陸氏江雀有味無角且接
 東漢注角謂牛角故梅庵集傳作鹿音番易董以卷饒雙
 峯上足亦謂角鳥味骨也鳥有味者無齒獸有齒者無
 殊此天有所分予也傳之翼傳讀曰附著也所予祿者
 不食於力不動於木力謂農民之力未謂工商之業此
 即公儀休不與民爭利之說百削月脰孟康曰削刻也
 脰音宣謂轉蹇跋也蘇林曰脰音鑄俗語謂縮朒為脰
 縮公儀休之相魯史記公儀休相魯使食祿者不得與
 民爭利之其家茹葵而美愠而拔去其葵見其家織帛
 好怒而出其婦曰令農夫工女定所讐其貨乎春秋大
 一統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
 也注統始也王者始受命改制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

一昔奉承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蘇張蘇秦為六國
 合從以抗秦張儀為秦相連衡以御六國易王各非武
 帝元江都易王也諡法好更改舊曰易句踐春秋魯文種
 名其先夏少康庶子也句古侯反世庸種蠶世庸文種
 范蠡粵之三賢大夫也吳趙春秋泄洩音薛姓也庸
 作容名也種上聲高誘曰種名也姓文字子禽蠶音禮
 名也姓范五伯顏師古曰伯讀曰霸温公曰二伯職廢
 乃轉為霸左傳五伯之霸注霸把也把持天子之政也
 五伯謂齊桓晉文正誤致用夏之忠今按致用猶言取
 宋襄楚莊秦繆正誤而用之不食於力今按不食於
 力非獨不自食其力蓋謂不使其家為勞力種植之事
 以收其利為食也亦不與民爭利之意故上文云所愛
 大者不得質實宋一統志云廣川漢之縣名屬渤海郡晉
 取小也質實宋因之此齊廢隋復置屬德州仁壽初
 改名長河縣唐初廢之故址在河間府城南二百里
 景州西南江都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廣陵郡

書法 特筆也文帝之世再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矣
 嘉統一也終綱目書舉賢良文學一書舉賢良二書直書
 賢良方正三書舉賢良文學一書舉賢良二書直書

極諫三詳文帝二年
 而書所罷者一而已
發明 三代之興哲王世有然始終全德表表在人者
 亦未易多得禹湯文武皆創業之君至其子孫
 不過啓少康盤庚武丁成康宣王此數君而已太甲
 初年顛覆典刑宣王末免詩人之刺三代千八百年
 賢君僅止若此况後世邪漢世開基再傳而有文景
 文帝固盛德之王至景已有慚德武帝繼之傑然有
 立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
 廷又得一代之大儒為之舉首於是罷黜百家俾世之
 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
 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少訾
 哉夫何數年之後遊宴奢慾宮室神仙聚歛征伐之
 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為秦者幸爾觀綱目初年所書
 清淨簡寡與後來擾擾多事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
 資稟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退速之患而始終全德
 之君在三代而下益不易得也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觀此可不謹終如始云

春二月赦○行三銖錢○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為丞

...

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太中大夫

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較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薦其師中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符改歷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所謂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弗意而不問惜哉然明堂巡符改歷服色豈力行之急務哉對既不合又留不去其不

明堂圖明氏管見曰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考矣孝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安車蒲輪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索隱曰以蒲裹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羨者故禮有蒲璧蓋或繪畫之以為榮飾東帛加璧記禮器束帛加璧尊德也謂下設束帛上加以璧鄭玄曰貢事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王比德焉尚書玉帛圖璧玉也肉倍於好其形圓其中虛束帛者十端帛也古者制帛其長丈八其束十端或素或玄纁其色不同韓詩外傳謂卷五匹展王者屈折隱淪之義服虔曰謂卷其帛為二端五匹遂見十端也羅璧識遺曰大祀用幣皆一丈八尺為度案一象陽八象陰寓陰陽不測也禮聘束帛用二丈為端則寓偶數象尚玄纁玄天色纁地色天正地偶合也顧力行何如耳今案顧字在句首者有發語辭有反設語辭有眷戀之意有當為但視之義者此處及顧王策安決耳

書法 迎五者何年申公莽辛未年龔勝光武建武五年

通鑑綱目卷之第... 漢書卷之第... 卷之第...

耿况唐敬宗寶曆二年周息元宣宗大中十一年軒
轅集劉賈於黠布張邈於呂布鮮于輔於劉和劉璋
於劉備趙於段遼不與焉自漢以前所迎者賢士
也自唐以後所迎者道士也世主之好尚可見矣

寅壬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才高甚尊重之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

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

大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太
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因發明堂事下綰臧
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
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
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
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
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
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復罪大

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以君子
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
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 **集覽** 為便坐索隱曰為大坐蓋為
曰便坐故事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文翁傳在
便坐受事顏師古曰便坐非正廷也因長老因託年長

老成以請罪燕居謂閒燕居 **實** 石建趙人奮之子
家時燕與宴通請宴宴居息 **實** 石建趙人之子

書法 下吏之辭三下其吏無罪之辭也其以罪下吏
有罪之辭也其下吏薄乎云耳之辭也終綱目

書其下吏其下獄十一趙綰青翟丞相周李廣利妻
子大司徒涿梁松祭彤樊豐賀若弼范滂水張昌宗

祭明 武帝名為好儒所用特綰臧輩爾仲舒醇儒迺
棄之侯國殆與葉公好龍何異然綰臧見用絕
半載其死也不書有罪與嬰蚡之免皆然蓋其惑於
家庭黃老之說曾中初無定見如此好儒之實果安
哉在

春二月朔日食○三月以許昌為丞相○以衛青為太中

通鑑綱目卷之第... 漢書卷之第... 第...

大夫

陳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寢衰上嘗過姊平陽公主悅謳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皇后恚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為侯家謝奴告為建章監侍中既而少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書法

記異也綱目記星變有如日者焉是年有如月者焉昭帝元平元年有如杯椀者焉唐僖宗中於如日者矣

置茂陵邑

集覽

茂陵武帝陵邑屬扶風郡太僕寺一統志云茂陵漢之縣名武帝析槐里縣置之東漢廢入興平縣故城在西安府城西北一百里

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議者多寃黜錯之策務推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文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溢于平原

書法

書河溢始此終綱目書河溢九是年成帝鴻嘉四年桓帝求興元年靈帝光和六年晉元帝建武元年唐中宗嗣聖十年十六年玄宗開元十四年十五年河漲一唐昭宗乾寧三年而河決不與焉

大饑人相食

書法

漢初書關中饑人相食矣丙申年於是再見綱目書人相食十詳丙申年而武帝之世居二焉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淮間。

初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蚡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馬喻意，乃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
集覽：葉不屬句，絕謂久已棄之不為發。顏師古曰：「距法謂以報王五十七年兵符。」
晉書：閩越國名，本秦之閩中郡。漢初封徙其人於江淮間，蓋虛其地。後立治縣，屬會稽郡。東漢末置都尉，此為南郡。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分晉安郡。

劉宋改晉平郡尋復，故陳兼置閩州。後改豐州，隋復為州。大業初，復為閩州。尋改為建安郡。治閩縣。唐初復為泉州。後移治晉江縣。而以此為閩州。開元中，改為福州。天寶初，改長樂郡。乾元初，復為福州。唐末，陸威武軍節度使五代時，王審知據此。陸長樂府，改彰武軍。宋復為威武軍。建炎中，陸福州府。元至元中，為福州路。本朝改為福州府。仍屬福建道治所。

書法：孛，兵象也。綱目上書星孛，下書發兵救東甌，雖徒其衆過矣。

九月晦日食。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詆諆。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騫永



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鄂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
 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
 之主人姬瞻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不聽飲翁以酒醉
 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後乃救置更衣十二所又使吾立
 壽王除上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
 之阻陸海之地也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
 給萬民所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
 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給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郿之
 間號為土膏其賈晦一金今覘以為死絕陂池水澤之
 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一金今覘以為死絕陂池水澤之
 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窟人豕墓發人室廬其不可
 二也垣而周之騎馳車騫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
 足以及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且殷作九市之宮而諸
 侯畔靈王起草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何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士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林苑上拜朔為太中大
 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上拜朔為太中大
 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
 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
 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伎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
 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得用枯木朽株盡為

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繫之變况乎涉豈
 仁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
 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
 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
 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
 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上善之
 集覽吾立壽王吾立或作虞立復姓也名壽王字子慙
 不根猶言不經也枚臯傳作不通經術持論好詼
 講說譏戲也諧和韻之言俳優俳戲優倡也齊奏宮中
 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諸侯罪應誅
 見家語鄂杜令鄂杜二縣名也令猶長也鄂注見桓帝
 延熹七年杜注見秦二世元年相谷塢名也除注見桓帝
 除治也上林在渭水南地方三百里初漢嘗令民得入
 田今除治為苑屬之南山屬朱欲反連也死東南至藍
 田宜春昂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
 黃山顛渭水而東印足印古仰字去聲資仰給足也
 鄠郿通作豐鄠通作鎬音下老反徐贛曰豐在京兆鄠
 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張揖曰豐水出
 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渭鎬水在長安西南數十里賈晦一
 豐水東去鄠二十五里皆在長安西南數十里賈晦一

金賈與價通贊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鎰為一金其不言黃者一金
 為萬錢也孟康曰二十四兩為鎰之虛虛通作壺大丘
 也不足也危無隄之輿劉原父曰不當作亦隄猶防也
 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危之變九市之宮紂於
 宮中設九市章華之臺在南郡華容縣城中楚靈王作
 章華宮納亡人實之卒有乾谿之禍案華容今江陵府
 監利縣是阿房之殿注見秦始皇三十五年駭不存之
 地劉貢父曰不存猶言不慮也下文云無存變之意其
 為害也不難矣索隱曰謂所不慮而猛獸駭發也為獲
 姓名索隱曰秦武王之力士也舉龍文鼎者逢蒙姓名
 夏太康時人孟子逢蒙學射於羿揚子逢蒙分其弓注
 逢音皮江反荀子王霸篇作逢門淮南子逢蒙分其弓注
 門七略作逢蒙家異而音義同蓋為難矣難乃且反史
 記作盡為害矣衛侯之變徐廣曰銜馬勒也繫車鉤心
 也音鉅月反劉貢父曰銜繫之變謂馬銜或斷車心或
 出則致傾敗而傷人坐不垂堂索隱曰畏簷瓦墮中人
 也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謂恐其墮墜曰畏簷瓦墮中人
 也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謂恐其墮墜曰畏簷瓦墮中人

正設

不根持倫今按嚴助傳朔臯不根持論上頓併優
 畜之類師古注論議要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根

根祇也一日之樂謂田獵也劉原父曰車輿馳騁必有
 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劉原父曰車輿馳騁必有
 危之變蘇林曰與乘輿也此而危始無所隄障之車輿
 日田獵之樂能幾何足以此而危始無所隄障之車輿
 哉淮南王安諫擊闔越書云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
 之間間音閑注開暇之娛也而煩汗馬之勞乎即此意
 齊寶一統志云潯陽也名在河南府永寧縣劉宋袁湛
 十六年南山注見文帝二年莊助會稽人采買臣會稽
 人吾立壽生趙人司馬相如成都人東方朔平原厭次
 人枚臯淮陰人終軍濟南人豐鄒夏嬰曰文王自岐遷
 豐武王自豐遷鎬故曰豐鎬張九韶曰豐周之邑名故
 咸陽縣西安府臨潼縣東北鎬周之京名故城在西安府
 市一在藍利縣東北皆傳以為楚靈王所築其在藍利
 者又名三休臺按賈子曰翟王使使之楚楚王誇之饗
 于章華之臺三休乃至
 臺名三休疑取諸此也

書法

盧生教始皇為微行不書於是始書非創也則
 其書始何終身之辭也帝在位五十餘年甫三

年已若此矣以為不可勝書書其始而已終綱目書
微行三其年為嘉元年元嘉元年而書始者二武帝
成帝皆其甚者也書苑始此終綱目書作苑八是年
上林光和三其年畢圭靈昆晉末和三年趙華林元興
二年燕龍騰宋辛酉年魏業死丙子年魏
野馬已亥年宋上林隋大業元年西苑

發明 武帝踐祚未久輕舉妄動已見於此夫人君繼
體承祧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鳥可肆

其輕挑身為匹夫之舉向使拍谷主人之計得行其
危豈不甚哉書始為微行則輕宗廟褻神器棄萬乘
之尊夫人君之體具見于此
况又因之起死固之役乎

四年夏有風如血 **考異** 提要血下

書法 書兩血矣惠帝四年未有書風如血者有風如
血大異也終綱目書大風十三詳元光五年書

如血一而已

○早○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考異** 提要東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

書法 書置博士何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始此終綱目
書置經博士三其年晉安帝隆安三年魏梁乙

西年律博士后主建興七年隋癸卯年仙人博士
安帝隆安四年玄學博士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不
與焉

○夏五月大蝗

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

五日

書法 書素服重宗廟也書火始此書廟災始此書廟
火始此終綱目書災十六詳文帝七年而書廟

災一其年書火十二其年昭帝元鳳四年宣帝中興
元年桓帝建和二年延熹四年再書晉惠帝元康五
年齊庚辰年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唐中宗嗣聖十一
年玄宗天寶十載五代辛丑年而書廟火三其年元

鳳四年廿
露元年

五月太皇太后崩考異后下滿寶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

蚡為丞相考證上條五月
上滿園子

蚡驕後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入
秦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
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
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考工地如淳曰考工少府官屬也百
官表少府有考工室工作器械之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書孛兵象也前書孛于西北繼書孛于東北長星出西

北繼書擊匈奴天道恒象網目之示戒至深切若明
矣細目書孛五十三而武帝之世凡七書帝之窮黷
有以召之也至書長竟天則終綱目一而已然則昭
宣禁長竟天而唐以亡天祐二年武帝孛長竟天則

止於兵禍何也書之與孛蓋有間矣故
綱目書孛五十三而書彗止於十有七

○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

發明帝自二年以後見於綱目所書者災異多矣正
服兵禍蓋自此始故綱目前書發兵救東甌於星孛
西北之下此書遣兵擊閩越於是孛東方之下皆以
見武帝忽天戒亟用兵之
答此固書法之深意也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遣

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
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
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地盛胡粵
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粵
不受正朔非疆不能服威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收
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攻之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共

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且越人輕薄反覆不用法度
 非一日之積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
 息也間者歲比不登民生未復今發兵資糧行數千里
 夾以深林叢竹多瘴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瘧亂之瘧
 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
 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
 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懷愴於心今方內無狗
 吠之警不而使甲卒暴露中原涸露山谷邊境之民早閉
 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且越人絲力薄材
 不能陸戰及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
 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道路言閩粵王弟
 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以撫之若使重臣
 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無所為矣陛下若使
 無所用之則存亡繼絕建其王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
 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必震恐逃入
 山林背而去之則復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
 罷勸食糧乏絕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奸
 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

校也如使粵人微幸以逆執事野與之卒有一不備
 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以九州為家生民若
 為臣妾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
 乎許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
 也臣安竊恐將吏之過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
 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弟餘善殺王使使奉其頭
 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案兵告安國而使使奉王頭馳奏
 詔罷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
 善既殺郢威行於國繇王不能制因立餘善為東越王
 與繇王並處上使輕助論意南越王胡頗首曰天子
 子乃為臣與兵討閩粵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
 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
 助既去南越大臣皆諫曰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
 要之不可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執也於
 是胡稱病
 竟不入見
 蛟龍之害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斷髮以辟
 六反斷也斷音短釋曰荆揚之域厥土塗泥人多游水
 故刻畫其身以象蛟龍之文與之同類瘠不見害也歐
 世願師古曰歐讀與嘔同世弋制反亦吐也臨存句絕

集覽

以尊適卑曰臨恤問曰存不頌一戰頌與純通漢書賈誼策芒刃不頗斷與斯斬者與主駕者皆賤役之人一日之間詩音閑謂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詩常武篇文幾云猶尚允信也宣王重兵女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無諸孫孫君丑無諸閩越王名也索隱曰孫音推色名也孫君名五乃無諸之孫百夜裝急治行裝也說好語說讀曰悅漢書說作詠幸昭曰詠音恤誘也誘以正諷斬輿今按輿乃僕隸之屬賤者也左傳阜好言語正諷臣輿注輿衆也謂佐阜舉衆事也王猶允塞今按猶道也塞實也言王道信為誠實不用詭詐而徐方來歸也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

夫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延燒不心憂也臣道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青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為東海守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巳不苛小黯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好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率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為請告上曰汲黯少守成深堅招之使黯任職君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使黯任職君官無以踰人賈育亦不能牽之矣上曰然古有注稷之臣至矣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為人君莫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假之馬或博弈或詞藝圖

通鑑綱目

卷之第百

七

書以為文或撫劔疾視以為武或關土服遠以為功或
 耽佛好仙以為高雖汗繁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發
 移志慮荒弊政理難欲勉行仁義而行之無本其不足
 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故人君莫大乎脩身而脩身莫
 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
 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集覽東
 寧東海古徐州是也太守掌治其郡好清靜
 清靜道家無為之學也逐史百官表郡守屬官有丞
 郡又有長史掌兵馬晉灼曰漢儀注云丞吏曰丞吏不
 苛小苛者何小草也俞政令不事煩細云云猶言如此
 如此史略共辭耳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賜告者數
 李斐曰休謂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東曰古者名吏休
 假曰告頌師古曰告者請謂之言謂請休耳漢諸書云
 謝病皆同義初孝記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
 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
 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成帝時二
 千石賜告不得歸家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成帝時二
 書論作齋注齋勝也深處謂志操深遠堅固不可牽
 育許慎曰孟賁夏育古之勇士皆
 衛人賁生拔牛角育力率千鈞

正誤丞史今按漢制
 郡守之屬衛丞

有諸曹掾史不
 必引漢儀也

集覽汲黯濮陽人河內郡注見恒帝
 熹六東海郡注見桓帝永興二年

匈奴和親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
 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知勿許與兵擊之御史大
 夫韓安國曰匈奴遷徙烏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
 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敵此危道也不如和
 親詳臣議者多附
 安國於是許之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之言也

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

費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甚
 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
 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
 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

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同馬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眾而不用法非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效不也故曰兵事以識雖無功猶不敗效季廣辭不覆亡哉

集覽 表將領軍皆有一部曲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伍行伍也左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刃斗孟康曰古者軍行以銅為鑿中傳夜綏蘇林曰形如銷無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如宮中傳夜綏蘇林曰形如銷無掾可受一斗故名馮鑿即鈗也綏蘇林曰形如銷無足有柄鑿音焦銷呼文反遠斥候謂揜行險阻伺候盜也所以望燧燧也示元編曰斥候謂揜行險阻伺候盜賊宋高宗時張守亦上言今日莫先於遠斥候三國時燧火以律否臧凶師是也又斥候注為唐德宗貞元三年燧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臧也臧作郎反善也左傳宣十二年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通為否注律法否不也伊川易傳曰否方有反律謂懸令節制也律則行師之道以魏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眾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刑師無所幸而不戰且皆實季廣隴西成細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夏四月赦五月詔舉賢良文學親策之

書法 耳書親河漢也何譏躬親策之而所得者公孫弘再對也弘傳元光五年復綏對賢良策文與武帝紀良所對班氏謂真五年也以為是為失人故譏之是故文帝策士而得龜繡則書親十五年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三年則書親是年太宗策士而失劉蕡則書親厚太和三年幾不知人也終綱目書親策三而已

秋七月日食

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時

贊 雍縣名注見周赧王八年

○始親祠

竈道方士求神僊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毋砂可化為黃金

甲戌

漢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
 遺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
 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言為神遷去不死
 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僊事矣
 曰祠竈可以致福案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
 說文周禮以竈祀祈醮南子曰炎帝作火官死為正
 之竈神司馬彪注云浩竈之神也如美女衣赤衣正
 義曰夏祀竈從熱類也祠竈之禮先朝於門之與東西
 設主于竈徑巧發奇中竹仲反當也如淳曰時發
 言有所中也致物如淳曰物也當也如淳曰時發
 朝生正義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瑯邪阜鄉亭人賣藥東
 海濱時人皆言千歲公始皇與語三夜出於阜鄉亭皆
 置去留書以赤玉為一重為雜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
 山下後求之於蓬萊山輒風波而還遂立祠阜鄉亭之
 阜鄉亭分冊之劑諸藥齊為黃金丹砂上天作金皆在神
 曰齊音分劑之劑劑抱朴子論仙篇云天作金皆在神
 集漢淮南王抄以藥物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案之使用賢
 秘其要其所以藥物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案之使用賢
 實君一統志云安期生瑯邪阜鄉亭人賣藥東

有十蒲潤之其急也

書法

帝始於方士矣故特書始自是而書求神
 帝始於方士矣故特書始自是而書求神

發明

春秋之旨綱目取法春秋謹嚴先儒謂愈
 春秋之旨綱目取法春秋謹嚴先儒謂愈

始是以文雅十五年書如雅始於帝之時然其法之固未
 加謹以文雅十五年書如雅始於帝之時然其法之固未
 則止是以文雅十五年書如雅始於帝之時然其法之固未
 有之是以文雅十五年書如雅始於帝之時然其法之固未
 善法之是也然文雅十五年書如雅始於帝之時然其法之固未
 出於帝之神也然文雅十五年書如雅始於帝之時然其法之固未
 大書遣方士求神仙于下以譏之爾光祠竈賤事尤
 要在學之比而武帝親之則其失有甚於相雍多矣
 而觀之可也

漢書卷之九

立大一祠

通鑑纂要卷之四

漢書卷之四

四

善人諺忌奏祠大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

一左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山陽亳縣故本統作亳人薄誘忌索隱曰姓謬名忌君於

也天一佐曰五帝正義曰太一神名天之尊也五帝太

一之佐佐者配祭也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也

索隱曰案樂汁微圖云紫微宮北極天一太一宋鈞以

為天一東南郊用坎之別名謬忌古者天子以春秋祭

道於是立祠而祀之五帝注見文帝十五年天子行三稽氣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

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馮門馬邑豪聶壹因太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

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

輕侵也之時北有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者

無他帝嘗圍於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

高皇帝聖人所以天下為五世利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

功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

然高帝所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

之所隱也今遠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無車相望此仁人

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

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

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

為功從人行則追脅行則中絕疾則撞之徐則後利不

至千里人馬乏食攻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

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陰伏而深入也故曰順因單于

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隄泉騎陰伏而深入也故曰順因單于

險阻以為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六月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六月或當其

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馬邑

勞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

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使人塞者乃攻亭得

州塞木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救者乃攻亭得

漢書卷之四

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襲
 漢兵隨至塞帝及乃皆罷安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
 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廷尉當恢廷尉當
 丞相不為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
 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
 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軍于不邑事者
 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也今不誅恢
 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
 略塞然尚貪樂關市嘗漢財集覽馬邑事張晏田
 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集覽馬邑事張晏田
 一類師古曰一名也故插翁義或然也馬邑注見高
 帝六年全代謂代地木分之時傷天下之功宋祁曰別
 本功或作公權車借于歲反小棺也載從軍死者以糶
 車送致其家所意隱猶言痛也流祖發政九發政施令
 必就祖宗之舊規古語猶云古人有言曰占之賅反
 口占也隨城隨海同毀壞也賈誼過秦論遺名戒從
 行從子容反贊曰以利合為從(行)衛讀曰橫贊曰以
 威勢相脅為(遺)人獲遺去聲以軍遺敵令其虜獲為
 其戒戒其侵京州塞徐廣曰蜀焉門崔浩曰在干
 城縣西百里雷州塞徐廣曰蜀焉門崔浩曰在干

遲留畏懼可斬名曰延燒漢書音義曰延曲行避敵
 也燒顧望軍法語路塞蘇林曰直當道之塞也
 誤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今按就祖二字當屬上文
 發政施令必以古人之言占度其可也從行則迫脅
 衡行則中絕今按此言擊匈奴深入長毆之難從行直
 行也衡與橫同集覽乃引合從連衡之義解之誤質貫
 矣審遮險阻以為其戒今按戒者戒其謹甯也
 一統志云韓安國惟陽人武州塞戰國趙所置漢為
 門郡武州縣晉改縣曰新城後唐李克用生神武川之
 新城即此遼金為武州治寧遠縣故
 城在大同府朔州西一百五十里
 書法書誘何魄之也前書與匈奴和親矣未聞犯塞
 可醜也故書誘於是以前書與匈奴和親矣未聞犯塞
 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則曷為獨首恢恢首事也網
 目上書遣間下書恢以罪下吏兩責之也帝自是加
 兵匈奴皆書擊兵書誘始此終綱目兵書誘者四書
 年後止建興六年九年晉恭帝元熙二年終綱目書
 以罪下吏七王恢丞相賀甲賈明淳于長歐陽歙河

南尹等司徒掾

發明

匈奴在漢誠可討伐然自武帝繼統以來未聞有犯邊之罪况前年求和方從所請今乃無故設誘果何義耶夫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信義素著焉爾若變詐反覆施於對敵猶且不得為正大之舉矧無釁妄動者乎自後世論者每以平城之圍嫚書之辱大武帝復讐之義殊不知高祖失之於經歌呂后有瑕之可指而夷狄譬諸禽獸初不足與較是非在武帝本自無讐可復持不遇因其盜邊而治之是亦足矣何必生事邀功自為詐誘之謀乎綱目於此書曰遣間誘匈奴書曰伏兵邀之不獲則漢人之失固自不言可知而又王浹首為此謀死以罪書則其曲直愈更彰彰明矣自是而後兵連禍結是果誰之咎

配

三年春河徙頓丘夏決濮陽

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

食鄒居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牧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壅塞望氣者亦以為然於是集覽頓丘地理志魏郡頓丘縣春秋澶淵也括

久不塞南開州本漢頓丘也濮陽瓠子地理志東郡濮陽縣瓠子隄名也蘇林曰瓠子河在濮陽北郵城南廣百步

出縣南入濟州鉅野縣瓠子在鉅野東北今大澤是鉅野注見獻帝興平二年奉邑食鄒奉與倖通秩祿也

索隱曰鄒音輸韋昭曰清河郡邑案清河今恩州是實一統志云頓丘春秋衛邑名漢為頓丘縣屬東郡晉

於縣置頓丘郡後廢北齊縣省隋復置屬武陽郡唐大醫中折頓丘及昌樂縣置清澧縣屬澶州以孝子張清豐故名五代晉以頓丘為德清軍宋慶曆中徙德清軍治清豐熙寧中省頓丘入焉金罷軍以縣屬開州元仍舊國朝初改屬大名府濮陽注見周安王五年瓠子河名今謂之瓠子口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漢武帝時河決濮陽瓠子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塞之帝因封禪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王璧令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作歌二章悼功之難成卒塞瓠子

庚戌

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

築宮其上曰宣房宮鄒漢之縣名屬清河郡晉因之北齊省入平原縣隋復置屬貝州唐改為夏津縣宋屬魏州金屬大名府元屬高唐州國朝因之屬東昌府

初孝景時竇嬰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執賓客益衰獨穎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酒諸有執在已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穎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廷辨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八皆藉吾第令我百歲後皆魚食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論殺之魏其地理志琅邪郡魏其縣諸郎漢書本傳作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相為引重為去聲轉相汲引而致於尊重也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穎川橫去聲灌夫家屬恣橫於穎川郡東朝灌夫傳灌太后之朝後不敢堅鄭當時所對先已嬰後乃不敢

堅執前詠藉藉也實實穎陰縣名注見文帝二年

書法

非日食未書悔朔者此其書十二月晦何其甚殺者也曷為甚之越日則春春不殺矣以帝為

有恐先之心也故甚之族灌夫不書夫罪人不足書也綱目殺無罪書殺

發明

竇嬰所坐不過上書論救灌夫而已罪未至死故書殺而不去其官若夫書月書日漢史謂其

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于以見漢以私意殺嬰是故綱目亦因而筆之以見不沒其實爾至於灌夫乃削而不書者蓋夫有暴橫穎川陵脅宰相之罪自取誅戮初無足恤故也不然綱目豈故詳於嬰而畧於夫哉

春三月丞相蚡卒○夏四月隕霜殺草

書法

四月而霜霜至殺草大異也故書書隕霜始此終綱目書隕霜四

是年辛巳年而四月者
二是年新莽甲戌年

卷之第四
漢書卷之第四
卷之第四

○五月以薛澤為丞相○地震赦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而

卒

河間獻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淳辨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宋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知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宮存肄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正月王薨中尉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聰明睿智曰獻蓋王曰獻王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故古人以晏安為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

也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同馬公曰景帝之子十有四人乘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而屬重器焉則帝王之治復還矣嗟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斯人之不幸也
注務得事實每求真是禮禮記禮謂禮經也周公作記者所謂禮經三百則周禮也禮記是解儀禮者所謂威儀三千則儀禮也(被服造次)顏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取法儒者(三雍宮)本傳謂辟雍明堂靈臺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行治行音胡孟反言迹也治理也(屬重器)屬託也索隱曰天下者王者之重器莊子(正誤)被服造次今按謂天下之大器是也(急遽苟且之時)

書法

網目不皆卒諸侯河間王德卒於國則何以書賢之也其賢之何獻雅樂對詔策賢也賢之斯

卒之矣是故入綱目書來朝九未有書所事者書曰獻雅樂對詔策特筆也

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拘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犍柯江犍柯江廣數里

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
 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
 役屬之然亦不能使臣也蒙乃上書曰南越王名為外
 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
 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
 通夜郎道為置吏上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從牂
 入見夜郎侯多道險漢終不能威德約為置吏多同
 貪漢繒帛以為道險漢終不能威德約為置吏多同
 以為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
 軍與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
 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相如將舟馳近蜀夷
 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臣將舟馳近蜀夷
 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
 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蓋
 片西至沫若水南至泅都尉十餘縣屬蜀上大喜悅
 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上大喜悅
 注見秦二世二年風曉風讀曰調微加曉告也枸醬徐
 廣曰枸一作莠音矩漢書音義曰枸似穀樹葉如桑葉
 非樹也今蜀七家出枸實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案

集覽
 番禺

本草枸實似王瓜蔓生苗為留藤實似桑椹皮黑肉白
 食之音香下氣消穀左思蜀都賦所謂枸醬吳都賦所
 謂東風浮留通志云莠醬曰浮留似草撥今嶺南取其
 葉及藤合攪椰食之牂牁江牂牁本西南夷且蘭國也
 漢武置為郡今南平軍是漢書音義曰牂音茲郎反字
 通作牂案牂牁船牁也華陽國志云戰國楚頃襄王
 遣莊橋代夜郎軍至且蘭牂牁改名曰牂牁江出南
 以且蘭有椽船牂牁處因改名曰牂牁江出南
 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五代史四夷附錄曰牂牁
 在夜郎西五百里番禺注見高帝十一年多持竊出
 市夜郎謂蜀賈多有竊持枸醬出界市賣與夜郎也荀
 悅曰夜郎犍為屬國也其地在湖南東接交趾漢為縣
 屬牂牁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崖協州曲本夜郎
 國華陽國志云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初有女
 子浣於澗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問其中何物剖之
 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斧關西南夷地漢置牂牁縣又注見物故謂死也言其
 之名卒多物故卒士卒也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
 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死但云其所服用之
 物皆已故耳索隱曰魏墓訪問物故之義於高堂隆答

曰聞之先師云物無故事也言死者無所復能於事也
 曰本秦蜀郡地在戎州西南梓潼本西蜀郡外白備義
 在戎州西北案戎州今潼川路叙州是括地志云漢武
 置中縣尋改置越州今潼川路叙州是括地志云漢武
 郡今黎州是華陽國志云雅州有邛來山本名邛來山
 山下有九折坂其坂阻峻曲回九折乃至山本名邛來山
 隱曰西夷二族也駝莫江反括地志云冉駝蜀西徼外
 羗也漢武置汶山郡今茂州威州本冉駝地後書云冉
 駝山有六夷七羌九蠻除邊關索隱曰謂通關去塞也
 關蓋斥索隱曰斥開拓也若水索隱曰沫莫葛反或
 音殊沫水出蜀西南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東南入海
 若水一作瀘水出羗牛徼外至犍道入江華陽國志漢
 嘉郡有沫水案漢嘉今雅州是也通零關道零一作靈
 漢武鑿通靈山為靈關道徐廣曰越嵩郡有零關縣案
 關在今雅州靈山縣北十里蜀都賦開靈關以為門是
 也其地甚險有峽口瀾三丈長二百步俗呼為靈關道
 去番界旬日程以繩為橋橋絲水一作梁孫原案梁即
 橋也為梁於孫水之原也孫水一名質實
 白沙江出臺登縣南至會川入若水

地名秦為夜郎且蘭二縣地漢置牂牁郡晉隋因之唐
 貞觀初分牂牁郡北界置郎州尋省未幾復置後改郎
 州為牂州治遵義縣天寶中改牂州郡乾元初復為牂
 州唐末沒於夷宋置播州及遵義軍宣和中廢州為播
 川縣隸南平軍又改軍為寨隸邛州尋置播州安撫司
 元改為播州沿邊安撫司國朝改為播州宣慰使司
 隸四川道夜郎西南夷之國名漢置交郎縣屬牂牁郡
 後廢之唐貞觀中復置屬邛州開元中改屬秦州宋乾
 德中廢之熙寧中復置屬邛州開元中改屬秦州宋乾
 司北五十五里狹關在雅州榮經縣東北四十里一名
 天險關據印味九折坂之險捷為郡注見光武建武十
 二年中節二國各注見元陽六年越雋池黎郡再駝注
 同上年沫若水沫水在雅州城西五十里源發蘆山與
 沉黎郡陽山江合流出岷江若水在雅州印來縣西南
 一名瀘水源出羗牛徼外至犍道縣入江通靈關在雅
 州蘆山縣西北六十里舊名靈關今名臨關蜀都賦關
 靈關以為門蓋其關甚險
 一人守之可以禦百即此

發卒治鴈門險阻

集覽

治鴈門險阻劉貢父曰予謂治阻
 險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

書法

書治阻險何譏也馬邑之詐漢有以開邊際矣
自反不納出此下策故書譏之終綱目書險塞
丙戌年魏隋仁壽四年

○秋七月大風拔木

書法

記異也書
風始此終綱目書大風十有三是
二年元初六年
帝大業十年唐高宗顯慶元年書暴烈章二年隋煬
帝大業十年而書拔折木者三而已
是年征和二年桓帝元嘉元年

○皇后陳氏廢

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冊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
如法竇大主慙濯稽顙謝上慰喻之初上嘗置酒主家
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
雞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
內偃中郎東方朔破戟而前曰董偃有新罪三安得入
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

化亂婚烟之禮傷王制二也淫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
六經而偃少蘇麗奢後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
主之大賊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矣而自改
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殿也非法度之政不得
入焉匪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
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
後公主責人
多踰禮制矣
集覽
現出示之也
太主出董偃見於帝
鞠鬪雜蹋鞠之戲也徐廣曰鞠以革為圓囊實以毛髮
蹴蹋為戲又有所謂擊鞠者以木為毬騎而以杖擊之
亦戲耳劉向別錄蹴鞠黃帝造以練武士宣室三輔黃
圖云未央殿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淮南子曰周武王殺
紂於宣室
集覽
現出示之也
太主出董偃見於帝
戰歿下前
集覽
現出示之也
太主出董偃見於帝
之稱漢官儀封禪記云詔百官少次下國家隨後明日
大醫令問國家起居國家云不勞是也賊猶言害也
主之大賊
集覽
現出示之也
太主出董偃見於帝
狐也猶今俗言魅域案詩何人斯篇為鬼為域音或非短
正顏師古所注魅域者也沈氏音域及陸氏釋文因沈

狐音又少短狐如鼈三足釋之益誤矣錢氏詩詁謂短

董偃爾何必遷就言域也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蜜公羊
傳注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北宮索隱
曰在未央宮北故曰北宮正義曰在雍州長
安西北十三里長安故城中與桂宮相近

書法 發辭有二發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皇后某氏
陳氏宣帝霍氏和帝陰比

發明 不曰發皇后陳氏而曰皇后陳氏發者后實有
罪故也孝景薄后無罪故書曰發皇后薄氏今

陳氏有罪則以自發也此與春秋書梁亡同意
廢之者后自廢也此與春秋書梁亡同意

詔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 **質實** 張湯杜陵人
趙禹潁川人

上使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
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深文 史記趙禹傳注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守
職之吏張湯傳注蘇林曰謂拘刻於因循守職無所改
作之吏亦見知法張晏曰吏見知人犯
法不舉告是為故縱則以其罪罪之

書法 蕭何定律令不書此何以書帝之律令非高帝
北也終綱目書律令之變二十五詳周顯王十

年條制格
式不與焉

八月
螟

書 書螟始此綱目書螟五年是年靈帝熹平四年中
平三年獻帝建安十七年丁酉年晉書大蝗十

六書蝗三十七
詳文帝後六年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繇次續食
令與計爵畱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貴
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
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

道法用六六六

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
 則羣臣效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勤凡此八
 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
 不暴受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
 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氣同則從聲比則應
 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
 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
 風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臣
 聞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
 者治之本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不得其術則主蔽於
 上官亂於下此事之精也策奏天子擢為第一拜博士
 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五月
 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少阿世諸儒多
 疾毀固遂少老罷歸時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或轉
 相餉數歲不通士罷歸暑濕死者甚衆夷又數反幾安
 興擊費少鉅萬計而無功詔使弘視焉還奏盛毀西南
 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
 不肯而折廷爭於是上大詔之嘗與及黠請間黠充發
 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其言皆聽弘嘗與公卿約議至

上前皆倍其約以願上肯及黠廷詰弘多諫不忠弘謝
 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厚遇
 之集覽弘次續食所徵吏民請京師若令各縣依次第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俗其館舍飲食注云續食其性
 來也續食音嗣令與計偕令平聲計者上計簿使也郡
 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當俱也今所徵者與上計使若
 偕來也上計注見宣帝地節三年能任官則分職治任
 而今反分扶問反記王制任官然後爵之群臣遂本傳
 注遂七旬反李奇曰言有次第也百姓和合於下類師
 古曰言與上合德也符詔金馬門諸以才技徵召之人
 未有正官故稱符詔東方朔所謂避世金馬門是也金
 馬門者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正誤因
 馬去獸之詔立馬於常殿門故更名金馬門實
 任官今按遂去聲因其所能任之以官也實
 臣遂今按遂却退也不躡進故為有次第實
 景帝三年山不童澤不涸童徒紅反獨也漢書注
 山無草亦曰童涸各反毛晃韻水流已竭曰涸
 書法 前書以董仲舒為江都相則首書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士於是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

書法

直言極諫之士

於是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

...

...

六年冬初筭商車

聖之術者策問之弘對第一遂以為博士則苟為不
書略之也其略之何不補也先聖之術弘何足以知
之然則龜錯之於直言極諫亦不稱矣則何以書直
言極諫其稱不稱易見也弘以儒名有似於習先聖
之術者絕之於先聖之門也

發明

商車前未有筭也周利蓋始於此書初
筭商車則帝之措斂休備曉然見矣

春穿滑渠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京粟徑易又
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至是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
而通入 質實 一統志云鄭
以為便 質實 當時陳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却之

匈奴寇上谷遣衛青等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為胡所
得給盛置兩馬間廣作威暫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

馬前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兩將軍亦無功
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
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功
衆樂為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
廣兩馬間 質實 上谷郡名注見 將軍衛青公孫敖公孫敖李廣
絡而盛置 秦王政三年 衛青勝廣公孫敖無功以公孫敖李廣
胡所敗

夏大旱蝗

无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與庶舉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闕却而
不薦一人是化不究而積行之君子墜於上聞也且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
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
敬論不察庶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皇子擡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赦

例曰漢文帝初立景帝為太子時但云子啓以後
不應自謂其子為皇子只從文帝初例後做此

考證 當去皇字 謹按凡

書漢

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於是皆青擊匈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

馬終綱目書子生五皆有故者也是故據以反終則書生是年弗陵以危嫡則書生太始三年宋初以元

亥年則書生丙子年魏恂以叛父則書生庚寅年癸亥年魏詡以太后之傳則書生庚寅年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

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
賢實 右北平郡名注
見秦王政三年

東夷蕞君降置蒼海郡

東夷蕞君南閩等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
集覽 蕞君
汪見

歲貉南閩蕞君名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

臨人主父偃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
不不容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

文政三卯

